

對於「知識/台灣」學群的個人構想

誠如書美老師所言，所謂的理论皆由西方輸入（主要從美國、法國、德國及英國）。因此對於「台灣沒有理論」的說法，我基本上同意，但也有部分補充。謹由這個西方／台灣的关系，作為我個人構想的出發點：

一、我不反對進入西方以離開西方：社會理論乃源自社會的理論，而非超脫社會的理論。若台灣社會及文化都遭受到西方現代科學理性侵略，那麼，一來，使用西方理論來解釋台灣社會的歷史實踐，二來，使用西方反省西方自身的社會理論來設想台灣未來的可能性，應該都是有效的台灣社會理論。我們的問題在於，不能只是進入西方，而不思考離開西方。

二、深刻有啟發性的西方理論：我個人的理論關懷是日常生活批判、空間社群再造兩個大議題。我過去幾年主要受到法國左派Henri Lefebvre、Georges Bataille、Jean Baudrillard、Michel deCerteau，以及Mikhail Bakhtin、Gianni Vattimo的思想影響，深感於他們分由恢復有人性的日常生活（Lefebvre）、恢復肉體下部的重生力量（Bakhtin）、恢復陰柔客體以拒斥剛強主體（Baudrillard）、恢復游擊戰式無所不在的反抗（de Certeau）的思維在構思未來新社會的可能性。這些也促使我意圖致力從事「對理性的歷史形成之批判」的知識路線。

三、由西方理論思考台灣作為一種方法的意義：Bahtins由中世紀歐洲笑文學尋找反抗理性的根源、Baudrillard由Bataille由部落社會的節慶及犧牲尋找反抗主體哲學的根源、竹內好由亞洲（中國）思想尋找反抗歐美支配的根源，這些都是方法論的轉折。台灣作為一種方法，就必須在台灣的實證歷史材料中找出西方理性支配的破綻，並論證這些破綻在現實上具有未來可能性的力量。

四、我的自我反省：我曾做過多項日治時期的台灣研究，但我的論點卻都在引用西方理論批判西方的支配，從未努力去思考西方支配下的破綻。我將由衷期盼藉由這個工作坊的學習，從各位前輩的論點中找到更多可能性，並希望能自我批判過去在研究台灣時「沒有走出西方」的困境。

蘇碩斌/陽明大學人社院

2012.3.11